

一情动，万劫生——青城

乐小米

著
LEXIAOMI WORKS

青城 II

City of Memory

YI QING DONG, WAN JIE SHENG
QING CHENG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青城 II

City of memory

乐小米 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城. 2 / 乐小米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2.4
ISBN 978-7-5104-2623-0

I. ①青… II. ①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5044号

青城 II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乐小米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紫 木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本社英文网址: 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×970 1/16

字数: 250千 印张: 19

版次: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2623-0

定价: 2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3793

第四章 相遇

XIANG
YU

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，别离。
然后，用尽余生的时光，漫长而执著地期许着，等待着……

001

第五章 在

ZAI

这世界，我听过最美的情话，不是你说，你爱我。
而是你说，有你在。一直，都在。

097

第六章 这座城

ZHE
ZUO
CHENG

后来的日子，在这座城，
我见过很多像你的背影，很多像你的眉……

170

尾声 三年

SAN
NIAN

我们也许可以同时爱两个人，又被两个人所爱。
遗憾的是，我们只能跟其中一个厮守到老。

261

后记

HOU
JI

亲爱的，
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一起呢？

298

相 遇

City of Memory

我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，
别离。

然后，用尽余生的时光，
漫长而执着地

期许着，等待着，

有一天，

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，

落桐凋零的秋季里，

再一次地相遇。

白衣少年容颜改。

朱颜少女发如雪。

41 是去是留？豆蔻年华最纯的十年暗恋啊，是不是真的要毁在一张包办的婚约上？！

毕业，对于很多大学里的恋人来说，是种煎熬——是留在陌生的城市，和恋人寻一个不知未来的明天？还是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，享受他们用毕生心血给自己铺就好的路？

爱情与现实，向来难两全。

若没有破釜沉舟厮守在一座陌生城市的勇气，那只能选择天各一方的分离。校园里的爱情，到最后，败给了时间，也败给了距离。

虽然，不乏有修成正果的大学恋人，但对于更多人来说，大学毕业那年，我们失恋。

很多濒临分别的情侣们，虽有欢颜，但总给人一种抵死相欢的错觉。用胡冬朵的话说，毕业前的校园，哀鸿遍野。

那段日子，胡冬朵披头散发地忙着找工作养活富贵，所有康天桥的约会通通推掉；而我，打算毕生从事自由职业，虽不必为找工作忙碌，但是和很多毕业生一样，为毕业后的去留烦恼着——留在长沙，我可以看到顾朗，可是远离了父母；离开长沙，回到青岛，也就意味着离开了他。

六月一号，儿童节那天，极度烦恼中，我做了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，在经常潜水的天涯社区里极幽怨地发了一个帖子。

那帖子发得可真叫一个呕心沥血，我几乎是挪用了作为一个写字混饭吃的人的全部脑细胞，字字泣血，句句断肠，力争让人看上去忍不住飙泪，连题目都高度模仿“知音体”——“是去是留？豆蔻年华最纯的十年暗恋啊，是不是真的要毁在一张包办的婚约上？！”

帖子写得洋洋洒洒几千字，就不赘述，用初中学习到的本领，总结一下“主要内容”就是——

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喜欢上了一个眉眼清秀的男孩子，那段暗恋的时光，充满了梦幻也盛满了悲伤。

后来，他去了远方。

一别很多年，我居然在大学求学的城市同他意外相逢了，意外得就像小说。此时，他已是一个眉眼冷冽的挺拔的男子了……

可遗憾的是，造化弄人，我无法同大家解释清楚，我竟然和这个男孩子重逢不久后，嫁给了他人！！而且，暂时没办法离婚，因为和我结婚的男子，婚后不久就出国了……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场婚姻太过荒唐可笑，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真的结婚了。

在“婚后”这一年多时间里，我和暗恋的他，一直都如朋友般交往着：喝茶，分享喜欢的音乐，看他笑，看他发呆，一起走在城市的街上，听风吹过，看云飘过，他会给我讲笑话逗我笑，也会在我吃饭的时候为我擦去嘴角的米粒，甚至，他会在过马路的时候，拉住我的手……当然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“我喜欢你”，而我，却依然在等待着这句话。

有时，自己很痛苦，很彷徨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婚，更不知道离婚后如何对他解释那场荒唐的婚姻！

现在的我，面临着大学毕业后去留的抉择，突然之间，我不知道该继续留在这座城市里，等待和他之间不可知的未来，还是借此机会彻底地从他的生命里消失。

我不是怕等待，我只是担心，他如果知道我曾“结婚”过，会很介意。所以，即使我选择毕业留在这座城市等待这场爱情的最终宣判，也是以失败告终……

心情很乱，很复杂，发到这里，希望天涯的jms帮帮我，告诉我，如何去面对他，如何去告诉他这一切，要知道，每天握着一张结婚证却面对着自己喜欢的男子，是真的很痛苦……

帖子写完后，我真想冲回寝室，将去年领到的那张结婚证回去翻出来吞

掉！我和江寒被我老妈撮合成一对的事情，我一直憋在心里，谁都没说——

一想到胡冬朵、夏桐、海南岛、胡巴这群人知晓后将会出现的猥琐恶寒的表情，我就胃抽搐。他们肯定会特喜庆地挤兑我。拿着别人的痛苦取乐，向来是这群“妖孽”的强项。我会被他们这群祸害的唾沫淹死，并且在朋友圈里，一辈子不得翻身。

唉！

太丢人了！！！！

发完帖子后，我就窝在凳子上等回复，期待天涯上有群观世音一样的菩萨们出现，为我指点迷津，渡我迷途。

这时，夏桐的电话打来，电话那头她语气阴森，就跟催命鬼似的，说，艾天涯，你不想混了是不是？你这个蜗牛！你以为你不上Q，老娘就抓不到你了是不是？你要拖我稿子到哪天？告诉你，明天你不提稿子来见，就提头来见吧！

还没等我说几句“观世音姐姐你大慈大悲原谅我这个临近毕业的迷途小女子吧”，她就“PIA”挂断了电话。

忘记说了，去年夏桐毕业后，就去了马小卓的文化公司，不过与春风得意的海归江可蒙一进去就做了发行总监不同，她是去做小编辑，顶替了原来编辑虎阿哥的位置，网名依然是“虎阿哥”，身份依然是宇宙超级无敌帅哥一枚，屁股后面跟着一群小读者疯狂地追逐。

据马小卓的发行总监江可蒙同学透露，虎阿哥之所以离开，与马小卓高人一等的处事方式有关，不是说，马小卓有个特殊功能吗——一般老板会让你很开心很感恩地拿着2000大洋为他奔命，而马小卓会让你很愤怒很恨气地拿着10000大洋却时时刻刻想自焚，并想拽着他一起焚。

那天马小卓喊虎阿哥进他办公室，他明明说的是要给虎阿哥加薪，可是说出来的话让人听到耳朵里却变成了要给人家减薪，于是伤心的虎阿哥捧门离开愤而辞职。

自从夏桐变成了“虎阿哥”，我和胡冬朵就经常取笑她，喊她“帅哥”，喊她“真爷们儿”，夏桐就很郁闷。然后，她向我们诉苦，说，为了交流方便，她跟自己熟悉的小作者表明“女儿身”后，那些小作者会过好多次才肯理她。

胡冬朵就笑，说，你欺骗了人家作者们纯洁的小感情嘛，就不兴人家缓冲一下小情绪？

夏桐就翻白眼，也很委屈，说，我又不想叫“虎阿哥”！我又不想当男人！

关于这事儿，江可蒙是这么说的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夏桐对马小卓来说，就是流水的兵，“虎阿哥”这个名字就是他铁打的营盘。很多年后，夏桐走了，虎阿哥还是与世长存的，而且年年是妙龄少年美如花。

在人情通达方面，江可蒙是我们的祖师娘，虽然我们几个是同齡人，但很显然，多年国外独立生活，让她比我们成熟很多。

……

就这样，伟大的夏桐取代了最初给我颁发62块大洋稿费的虎阿哥，成功晋级为我的“顶头上司”，每天的功课就是像一个血滴子似的没命地催稿。

夏桐挂断电话后，我才想起我泣血的帖子还没怎么看回复。结果，不看则已，一看我直接血溅三尺。

一个名为“佛不跳墙我跳”的ID举着正义的大旗，将我骂得狗血淋头——

最烦楼主这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人，婚都结了，还想三想四，可怜你老公在国外拼死拼活、努力赚钱，供你这女人在国内悲春伤秋、旧情复燃，你这种货色，水性杨花的，扔在古代是要浸猪笼、坐木驴的！还有脸在天涯上唧唧歪歪博同情。你要真爱那男人，你还会跟别人结婚？既然跟别人结婚，你压根儿就不爱他！你该不是贪恋着旧爱的美色，又贪图着你老公的财富吧？就知道你是这种女人，还有脸说情非得已，跑到天涯上求救。你直接出门左拐撞死算完……

我当下看得七窍流血，颤抖着“爪子”、克制着情绪为自己“辩解”了一番——

这位同学，我说过了，这场婚姻是造化弄人！不是你所能想象，是我母亲大人一手造成的。而且，我们只有婚姻之名，根本没有婚姻之实。

不出五分钟，刷新帖子后，果然“佛不跳墙我跳”又窜了出来，而且，骂得更凶了——

怪不得对旧欢念念不忘啊，敢情是独守空房、深闺寂寞啊？！既然你老公有生理缺陷，你完全可以离婚！好了，这样的婚姻你都不放手，还好意思说不是困人家钱？另外，拜托你虚荣就虚荣吧，为钱嫁人就为钱嫁人吧，还好意思赖到你妈头上，敢情你妈还能将你这么一个大活人绑到民政部登记的啊？你可别跟我说你是寒门苦女，为了给你老妈还是老爹治疗不治之症，将自己委身下嫁。（据楼主说，自己是今年要毕业的大学生，那很可能，你老公支持了你这四年大学的费用。）既然你嫁了，就好歹对你的婚姻负点责任，如果不想负责就趁早离婚，不要鱼和熊掌都想兼得还在这里给我们摆出一副痛不欲生的表

情！要痛那个被你戴绿帽子的更痛！既然祸害了一个男人了，就别再祸害你的旧欢了。把人家一大好青年留给别的小姑娘吧，你就别轮番糟蹋了。抱着你的结婚证回家好好思考思考吧，你绝对是三观不正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脑残一个！

我看得肺都快炸掉了。这都是什么跟什么，怎么我会在网上碰到这么一妖精？联想能力简直太厉害了吧，思维活跃得简直让我这个写字的都自愧不如。

就在我准备跟TA好好解释一番我是如何“狗血”地成婚这一事件的时候，那个“佛不跳墙我跳”居然给我丢下一句话——

不陪你玩了。你这个没什么道德标准的女人，跟你多说一句，会导致老娘的道德水平也跟着下降的！最后送你俩字：贱人！

然后，消失了。

我心里那个郁闷那个抓狂啊，羞愤欲绝，几乎想抱着电脑自杀。

42 你看看，结婚证上你们俩一副春宵过多、纵欲过度的模样……

郁闷和抓狂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晚上，直到胡冬朵拎着两只猪蹄回到我们租住的公寓，我才好转一些——猪蹄的味道真不赖，而且还有镇定安神的作用。

我准备啃完猪蹄后，将今天发生在网上的郁闷事儿跟胡冬朵说一下——当然，只是说我被人不分青红皂白、自以为是地骂了，坚决不会说我发的是什么帖子，要让胡冬朵这个大嘴巴知道我结婚的秘密，那这就会变得不再是秘密。

胡冬朵今天看起来很兴奋，冲进洗手间后又探出头来，她说，喂，天涯，我跟你说了个事儿啊！

我抱着猪蹄，斜了斜眼珠子，说，什么事儿？你找到工作了？

胡冬朵说，你别跟我说工作的事儿，烦躁。我跟你说了啊，我今天在电子阅览室上网啊，碰到一特销魂的女人啊，发了一个帖子，那圣女装的，麻得老娘要死要活的。说是爱着一男人很多年，结果嫁给了另一个男人，现在吧，又想重新回到原来男人的怀抱，可是又舍不得现在男人的钱财，在网上问，她该怎么办？我靠，她该怎么办？你说这种朝秦暮楚、朝三暮四的女人，应该怎么办？

我的脸渐渐地变得和酱猪蹄一个颜色，眼睛开始喷火。

胡冬朵一看我脸色变了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，我就知道，你和我一样，特烦这种不尊重感情的女人，好了，你别气愤了，老娘今天气愤了一天了，

告诉你，我早将她给骂得狗血淋头了。帖子地址扔在你QQ上了，本来喊你过来看热闹的，谁知你又不上了QQ，又拖稿子了吧？所以我也没电话你，怕打扰你。哎，你一会儿去看看吧，那女人真是贱！

贱你大爷个脑袋！我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将猪蹄一把塞到了胡冬朵的嘴巴里，几乎大吼着，你在天涯上叫“佛不跳墙我跳”？！

胡冬朵瞳孔放大了一下，愣愣地衔着猪蹄，愣愣地点点头，末了，猪蹄从她嘴巴里掉到地上，她呆呆地说，你、你……怎么……怎么知道？

我终于抓到了这个让我郁闷了一天的混球，居然、居然是胡冬朵这颗灵芝草！正所谓世界真是太小，风吹草地见牛羊。

我报复性地摇晃了胡冬朵半天，最后，有气无力地跟她说，我怎么知道道道道？因为老子就是发帖的人人人人人！！

胡冬朵先是愣了，最后一把抓住我，吼得跟个高音大喇叭似的，天哪，艾天涯，你结婚了！！

在她尖叫的那一瞬间，我明白自己保守了一年多的秘密，终于要在这世界上，变得不再是秘密。

我看了看胡冬朵，认命地点了点头。

胡冬朵说，艾天涯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！你别吓唬我啊，你、你……结婚了？

不知道为什么，胡冬朵那不可思议的表情，总让我感觉，在她眼里，我是一个嫁不出去的货色，如今得幸嫁人，完全是祖坟遭雷劈冒狼烟了。

胡冬朵这个八婆像个八爪鱼一样一把抱住我，说，你和谁成亲了啊？快说，快说！

不等我回答，她就给夏桐打电话，说，快来啊！这里出人命了啊！不是谁怀孕了！是天涯这里闹革命了！出租车！没钱就搞个“小兔子”过来。不来？不来我告儿你，你要不来，你就错过了……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不？艾天涯这个人渣居然结婚了……啊！你别给我尖叫了！跟谁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不是你起了贼心的海南岛……

说到这里，她踹了我一脚，哎，天涯，你跟谁结婚了？

我脸一红，细着声音，说，江……江……寒……

胡冬朵一愣，很不信任地上下打量了我很久，最后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你闷声发大财啊。然后冲电话里的夏桐吼，快过来！家法伺候！造反了现在！这等大事居然都不跟咱说。

夏桐过来之前，胡冬朵已经在我面前蹦跶了半天，她瞪着我干笑了半天，

让我背后直发毛，她笑，嘿嘿，生米煮成熟饭逼婚的吧？你可比那模特有手段啊。

我呸，老娘不会做那么极品的事儿呢！

胡冬朵露出一个不相信的表情，那眼神直戳人心窝子，就好像在说，得了吧，艾天涯，要不江寒瞎了眼跟你结婚啊。那是结婚啊，大姐，不是恋爱！

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的小眼神这么一瞅，将我的自尊全勾出来了，我的腰板越发笔直。可在她眼里，那活脱脱的就是一副小妾得势的模样。

半天后，她还是不大相信，天涯，你是不是最近在给夏桐写什么言情小说？在这里构思啊？康天桥不是说江寒一直有正牌女友吗？而且，这两年，他一直在美国啊，怎么能跟你结婚啊？穿越？梦游？还是你自己在这里杜撰啊？

士可杀不可辱！老子写言情小说也不会拉上江寒这个千年王八万年龟来做男主，为了表示我的清白，我翻箱倒柜将那本暗红色的结婚证从箱底翻出来扔在胡冬朵面前。

胡冬朵一看相片上我和江寒那睡眼朦胧的销魂照，就激动得手抖，大笑了三声后，说，你瞧瞧，相片上你们俩一副春宵过多、纵欲过度的模样……该补肾了，大姐！哈哈！

胡冬朵的笑声，感觉都能把鬼勾来。

夜里。

二十一点三十分。

夏桐披头散发地冲进来，手里拎着从绝味买来的鸭脖子、鸭肠子以及鸭爪子。最令我悲从中来的是，她身后还跟着海南岛这一如花似玉的神仙人物。

唉，所谓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

胡冬朵一激动告诉了夏桐，夏桐一兴奋又告诉了海南岛，如果不是海南岛和胡巴这一年多来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话，估计此刻，胡巴也应该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身后。

面对声势浩大的亲友团，我心惊胆颤地喊了海南岛一声：老大。

海南岛特有派头地向我点头示意，大有“爱卿平身”之意，大长腿一跨，小身板一扭，就坐在了胡冬朵和夏桐中间，左拥右抱，君临天下。

我哆哆嗦嗦地一看，三位神仙已经坐定，睨视着我，一副要对我进行三堂会审的模样。胡冬朵和夏桐满眼放光，海南岛的嘴巴有些干，新割的双眼皮有些红肿，样子懒懒的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憔悴。

二十二点整。

海南岛喝着白沙啤酒、胡冬朵和夏桐啃着鸭脖子听着我如泣如诉地追忆这

段因为我老妈而造成的悲惨包办婚姻。期间，我不断地将手伸过去，打算分点儿吃，都被他们仨给绝情地挥手打开了。海南岛斜了一下他那刚割不久略为红肿的双眼皮下的眼睛，说，你这叛徒，就没买你的份儿！

二十二点三十分。

我咽着唾沫讲完了我和江寒拿到了结婚证的悲惨场面，我说，那时那刻，面对着小本子上的“结婚证”仨字的时候，我和江寒都呆住了。

夏桐不说话，眼底微微带着笑意，似乎在沉思。

海南岛不耐烦，说，你这死孩子，说好听一些叫被你妈陷害，但在江寒看来，你这叫猴急急到不可耐，你懂不懂？

胡冬朵说，大海南，你别插嘴！艾天涯，你也别和江寒发呆了，后来呢？

后来？

43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合法夫妻啊！持证上床，合法行房！

后来……

江寒面对着这张突如天降的结婚证虽然呆了一下子，但是，他比我镇定多了。

他呆了呆后，立刻翻开“结婚证”内页，只见两个红色印章：一个印章上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”，一个是“XX市XX区民政局”，登记员是：王二丫。

再翻一页，上面的相片赫然是我和他微带睡眠朦胧的模样，但却是被摆设得无比整齐，看似情比金坚无比甜蜜——这不正是我老妈一大清早和一堆人跑进来给我们拍的相片吗？

相片上的钢印如同残酷的既成事实一样摆在我和江寒面前，粉纸黑字，持证人“艾天涯”，结婚证字号：（200X）青城结字00X0XX。

不用说，另一张上面就是持证人“江寒”。

当时，可怜的江寒和我一样，跟被雷活劈了八百次一样，傻了一般站在原地。

我老妈笑得跟春天里的野百合一样，她看了看我，那表情就是“傻闺女啊，你给他生娃儿都搞不定的男人，老娘给你一纸证书就搞定了”。然后她又故作严肃地看了看江寒，说，婚礼你就等天涯毕业，马上操办吧。

说完，她将不知道从何处盗窃到的江寒的钱包放到江寒手里，说，你的身份证，护照，还有户口簿。唉，这孩子就是瓷实，居然随身带着户口簿。

江寒站在原地，半晌，看了看我那正迈着莲步摇曳多姿地离开的神奇的老妈，又回头看了看我，然后茫然地捡起地上那张结婚证——此时此刻，他的整个世界都已经粉碎了。

他回国后因为帮小童落实户口问题，顺手把户口簿也带在了身边，杀到我老家准备跟我决一死战，没想到却弄成了自我了断。

这个时时刻刻对着生活作威作福的男子，压根儿就不会相信，有一天，有人会在生活里对着他作威作福，左右他的命运。

他喃喃地说，结婚证不是得两个人到场才能办的吗？

这个大北京里待着的男人，完全就不明白对于某些小地方来说，这就叫“庙小妖风大，水浅王八多”。

我安慰他也安慰自己，说，这结婚证大概是假的。

假的。

肯定是假的。

就算我老妈舍得这么残酷，老天也不舍得这么残酷吧？我刚刚和一别七年的顾朗碰面啊，刚刚要眉来眼去、情生意动啊。怎么能让我这么不明不白地就嫁人了。而且嫁给一个花花公子！

这简直是飞来横祸啊！

这个事情此刻被夏桐和胡冬朵知晓后，她们分别发表了不同的意见。

夏桐抱着鸭脖子，说，什么横祸！你应该想如何跟他分财产，那才是王道！

她太现实。

胡冬朵正在对着一个鸭爪子使劲，对我尖叫，她说，分个屁财产，你要想怎样霸占他的心，成为他心里最爱的那一个。

她太天真。

既不够现实又不够天真的我，所能想到的就是，我太倒霉了！和顾朗之间刚有点儿小情缘，突然又变得遥不可及起来。

当天下午，我披头散发地跟在江寒身后，一起去了民政局。得到的答复就是——结婚证是真的！！！

是真的？！居然。

世界再次陷入一片漆黑。

当时的我和江寒，根本就不知道，为了这张结婚证，我老妈和我老爸费尽了多少心思，动用了多少关系。

最开始，我老妈哭着嚎着说她闺女不久于世，她女婿守候在病床前衣不解带、不忍离开，只能她老两口过来办结婚证，成全这对苦命鸳鸯。她说，你看，结婚照片都给拍好了。她说，你看我闺女那眼神涣散的模样，真的绝症了！同志，你不能再迟了，你再迟一步，我那可怜的闺女她就没命了啊。

最后，她还是被拒绝了。

后来，还是厂长夫人帮了大忙，她的娘家大哥正好是民政局里的，于是，说了说，小两口未婚先孕，大着肚子跟个球似的不好意思前来办手续，只好烦劳家里人，他大哥才给帮了忙。

我老妈拿到了结婚证后，欣喜若狂。

那真是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”，她雄赳赳、气昂昂地杀回家里，直接把结婚证甩在了我和江寒的脸上。

可怜的江寒，第一次尝试到了“龙困浅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”的悲惨境遇。民政局里，他得到回复这张结婚证是真的后，心情极其复杂，眼神也极其复杂。

他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又看看结婚证，眼神就变得更加复杂了。

虽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内心一定在哀号，想他风流倜傥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到结婚这个事情，如今，如今居然遭遇了黑手。

遭遇黑手就遭遇黑手吧。可怜自己的新人是个等离子平面电视机，最近还有点宽屏的倾向。

他的眼神复杂得让我感觉一点儿自尊都没有了，于是，我出于焦急，也出于自尊，立刻问办公人员，说，可以离婚不？

那办公人员先是一愣，虽说婚姻这座坟墓里常常闹神闹鬼闹尸变，但是也没有见过结婚不到几小时，然后又申请离婚的。办公人员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江寒，不说话，但是眼神里就透着一股儿鄙视的表情，好像在说，要玩儿一边儿玩儿去！民政局是给你们小两口开着过家家的吗？

江寒显然没有想到，我会在他之前问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。

虽然他正在为这张结婚证悲愤不止，也想到了离婚这个迅速可食的便当，但是，很显然，他觉得他这样的青年才俊落在我的面前就是一个天大的馅儿饼，我不吃也就罢了，还要往上面吐唾沫，这简直让他无法忍受，在他看来，就算要提“离婚”也应该由他来提，而不是我！于是，他直接将我拖出了门去，满脸黑云。

当夜，我和江寒两个人，一个端坐在地上，一个斜靠在床上，对着各自的

结婚证无比幽怨地发呆。

江寒几乎神经病一样地喃喃着，一边喃喃还一边笑，自嘲一般道，我结婚了？我结婚了！我居然结婚了。呵呵。

我想，这样残酷的现实，我受不了，他更受不了——一个自我惯了的男子，一颗自由惯了的灵魂，突然被别人给狠狠地摆弄了一道。

我看了江寒一眼，小心翼翼地问，怎么办？

江寒看看我，思索了一下，正色道，你，想怎么办？

我拿着手指在被子上画圈圈，悻悻，还能怎么办？

江寒沉思着，说，你的意思是……

我连忙点点头，说，嗯，难道你不是这么想的吗？

江寒耸耸肩膀，说，我当然更是这么想，比你还要这么想！不然你以为我对你这个短腿感兴趣？想要和你过一辈子吗？！

江寒说那句“比你还要这么想”的时候，格外强调，用尽了力气。这个宇宙男真是无药可救，似乎语气重一些、强调迫切一些，他就赢过了我一样。

就这样，我们达成了共识，准备明天一早就去离婚。

第二天，去往民政局的路上，江寒突然蹲了下来，瓷白一样的小脸上，描墨一样整齐的小眉头皱得紧紧的，他张着红润的小嘴巴对我说，天涯，我肚子疼。

我一想，这混球就喜欢装病戏弄我，于是，我很不客气地说道，你就装吧！拖延时间，我们也是要离婚的。

江寒一边捂住肚子一边冲着我吼，销魂的小脸蛋挤成一团，他说，拖延？艾天涯，你自我感觉就那么好吗？老子一天都不想和你有关系！

我一看，那大少爷还真的头冒白汗，唇色居然开始泛白……于是，我只能拦下一辆出租车将他送往诊所。

第二次，离婚失败。

当天夜里，江寒踱着步子走过来，安慰我，其实是在安慰自己，道，别着急，明天我们一定离得了。

我说，那啥，江寒，你是不是内脏有什么毛病啊？

江寒冷笑，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该像小说里的男人，美极了，帅呆了，然后患有心脏病，才符合你这白痴的审美观？

我真受不了，只好将脑袋别到一处去，不看他。

半夜里，朦朦胧胧中，有人将我从硬邦邦的地板上小心抱起，轻轻走向床边。

睡眠惺忪中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陡然见，是江寒那张美好到面目可憎的脸，我紧张极了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开始挣扎，结结巴巴凌乱不成语地说，你、你、你要、要干、干吗？

江寒最初是冷着脸，然后，突然又恶作剧一样地笑，眉毛轻挑，眼若桃花盛满春露，他说，我啊，不干吗。我就干一点儿实名夫妻该做的事情。

我的脸色开始发白，色厉内荏道，你、你敢！！！

江寒很无所谓地撇撇嘴，极无辜的模样，说，我当然敢了，天涯！我们是夫妻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的合法夫妻啊！持证上床，合法行房！别说你不知道！

我脸一绿，说，我、我们……是、是要离婚的。

江寒笑眯眯地将我放到床上，随即俯身，眼眸温柔，透着薄薄的迷蒙，气息间的温热在这落雪的深夜里隐约透着危险的诱惑，连声音都透着致命的低沉微哑，他说，嗯哼，我知道。不过，你不觉得结婚一场，连一个洞房花烛夜都没有会很可耻？

说完，他纤长的手指轻轻抚过我的脸，指端微微的暖，如同捻画着乱人心神的咒符一样，最终滑落至我白皙的颈项间，轻轻撩拨着凌乱在颈项间的发丝，如拨琴弦，只等着身下人在他指尖成疯成魔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快要挣脱出胸口，这男人！让人躲都躲不了的蛊惑！

我索性狠命闭上眼睛，不去看他轻薄得意的模样，屏住呼吸，收住心神，一把推开他。

心定神稳后，我刚要爬起来，准备以死捍卫自己的清白，并与江寒血战到底，却见江寒已经转身，头也不回地卧倒在硬邦邦的地板上我铺起的那个小地铺上，像一头小熊将脑袋埋在被子里，憨厚可爱。

我整个人愣在了床上。

落雪的夜晚，那么安静，安静得如同流动的蜜饯，仿佛只消一勾手，这份甜蜜就可以到达嘴边，滑落心底，跌宕四开。

心跳突然厉害得要命。

我望着这个男子，他像一头小熊一样地睡去。我张了张嘴巴，心底突然荡漾着异样的小温暖，如同滑过一批温软的绸缎。虽然他就没说什么温暖的话，虽然他连做好事都做得这么面目可憎，可是我却着实被这份体贴给弄愣了神。

这个落雪的夜，这个突然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男人，嗯，还是个好看的男人。

唇齿间突然的甜蜜，而甜蜜过后，突然微微的有些苦。

二十多岁，对爱情虽然没有那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冷眼旁观的沧桑历练，我却也知道，眼前的他，就是掺足了蜜糖的砒霜，可以甜到人心酥，却更会毒到